

小倉山房詩文集

冊七

卷之三

三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四

錢唐袁枚子才

帆山子傳

真州有逸人曰帆山子性逋宕不羈雖補弟子員非所好也讀經書悉通曉卒不爲先儒所囿嘗曰漢儒泥器而忘道宋儒捨情以言性皆誤也今試策士而問之曰何謂仁何謂義對者瞭然無所乖舛再問之曰恍巖若何形壤奠若何數議者昏然異同紛起何也道有定器無定故也或下一令曰途遇彼姝平視者笞受笞者必多又下一令曰歸而家能毆兄若妹者賞受賞者必少何也一情中所有一情中所無也善爲學者務宣究大義而順人情以設教其持論快徹大率類是余每至邗江必招與俱帆山知余之好之也盜擊而談汨汨如傾河聽者舌繩口咤不敢發一難尤長於說往事敘先賢遺迹凡可喜可愕可咄嗟絕倒者騰其口抑揚而高下之盡態極妍雖優施之假孫叔敖李龜年之談開元天寶不是過也身短而髯圓面終身布衣家無擔石氣象充充然不類貧

者逡巡有恥遇人無町畦假館某某家偶不可於意色斯舉矣居常不繫襪或戴道士冠挂塵尾幅巾几上羅列鱸燼圖書珮環小器檜狹零星手自摩拭雖區隔所必折聖掃滌纖塵不留見美男子則慄然意下目往而足欲隨或尤之笑曰吾何與哉易稱見金夫不有躬聖人詔我矣其風趣如此姓貞名燦字周南帆山子其別號也先世陝人學第五倫載鹽來揚州卒致折閱年七十四而終

論曰莊子有人貌而天之說帆山子真氣蓋純乎天者也聞臨終預知死期奉其祖父木主埋先人壠中而以所玩器物盡貽朋好拱手而逝自稱無方之民其信然矣其執友江吟香素敦風義有友五人哀其無後每逢寒食輒具雞黍紙錢設位祀之於江上之延生佛舍帆山其一也蓋卽宋玉招魂聖人於我殯之義嗚呼仁哉

蘇州管糧同知曾公傳

西江有篤實君子曰曾曰秀來宰上元與余爲忘形交通家往來事吾母尤敬

母年九十餘時坐板輿赴君署飲酒觀劇已而遷任蘇州夫人來別與老妻泣
下甲辰春余赴粵東過南昌訪君則頽然衰矣須扶曳乃行而家貧益甚又二
年接訃知君考終嗚呼吾母亡十餘年矣每一見君便思吾母今君亦不可見
而君之高義終不能忘常思作傳以永君苦不能悉君事迹恆悒悒於懷適其
孫懋相遇江寧細詢之纔得其失官得官之顛末而其他則郎君年幼亦不能
舉其辭也君以流外官爲漢陽尉膺卓薦遷福建莆田縣丞權臺灣縣事有黃
教者以盜牛犯案君杖而遣之適莆人林椿與縣役吳經冒一嬖有隙遂誣控
經與黃教謀反兵器悉貯經家君親往搜捕杳無蹤跡隨訊林椿盡吐實情遂
以挾仇誣陷申牒大府未兩月黃教又盜牛懼捕聚衆三百人張旗爲亂巡撫
鄂公大驚特劾君庇逆當誅會鄂公有他事爲將軍密奏 上怒曰曾曰琇以
縣丞署令事尚不可隱逆賊情汝爲巡撫乃聽內地人民爲賊擄去竟不奏耶
其時君已擅動帑金募村民擒黃教斬之而鄂公亦已去任新撫來深知公寃
然據實奏則從前承審諸大員俱干嚴譴乃授意勸君誣服君性仁慈不得已

伏疎縱之罪新撫以縱逆虧帑擬絞具奏奉 上諭曾曰秀爲殺賊勑帑非尋常侵蝕可比且其才似有可用著送部引見君見 上叩頭謝恩遂蒙 恩發江南以知縣用補上元令嗚呼公老吏也就罪科罪不能預知日後之爲亂又仁人也不忍人而自忍拋罪己以救同官此其心自分死矣孽矣萬無全理矣況以兩巡撫劾一縣丞如風掃落葉耳而所縱釋者又叛迹昭然雖萬死固當卽至愚人敢希意外之恩哉乃初參時 皇上不允再參時 皇上加褒 聖天子之聰明睿知千載難逢而君竟身逢其盛道路聞者皆控揣不到爲之舞蹈流涕而況君之身受者乎君抵任後自言刀鋸餘生萬念俱灰惟有勉爲循吏以報 主恩養廉外絲毫不受重門洞開巨細必親爲政清而能和交友推心置腹愉愉如也制府高文端公薦授蘇州管糧同知凡三年以老病辭官卒年七十有八

贊曰余老且病遇人有傳志之託輒愁眉惟於君若有所不得已於懷而百計以求其事迹得君孫數言如獲奇珍急急書之然則君之爲人亦可思矣

禮部侍郎海住金公傳

公姓金諱甡字兩叔號海住其兄虞故宿學也人稱長孺先生教公爲文澁苦不休夜臥轉側時聞諷倍生有至性母患腹疾公以口熨臍而嘘呵之疾遂平舉世宗元年鄉試今上七年會試廷試俱第一授翰林修撰尋遷至正詹內閣學士禮部侍郎三逢御試皆上親擢冠首受知最深以故衡文之任重疊委用凡典試廣東江西山右者三督學安徽江西分校禮闈者二或未散館未撤棘寵命先下或許持節便道上冢皆異數也所蒞處嚴關防減夫役飭條約卷雖盈萬必手披而目及之往往搜得遺珠爲幕府補過或生童文字未協代爲改削如訓子弟然有被黜之人捧落卷而感泣者上命公行走

上書房課諸皇子前後入直十有七年卯入未出寢勉勤慎從無休沐之請遇事納規忠心拳拳緝承華法戒一書備青宮觀覽壬辰秋扈駕熱河馬驚墜地上慰問者再遣醫治痊次年五月入直胃痛發作中使扶歸具疏乞休上許之出都時諸皇子不忍良師之去握手欵戲賦詩贈行問承華

法戒書成否同僚及門下士餞者麻集車馬駢鱗供張塞路大司農王文莊公見而嘆曰吾輩異日出都得如是光榮足矣先是公奉命祭南海適公子三吾卸篆翁源趨庭侍奉士論榮之少苦家貧通籍後依然儒素每食二簋鬱肉漏脯不以爲嫌任學使時皖江學租故事給貧生外皆因公開除公鈐封其餘交提調備修文廟其廉儉蓋天性也然於濟困扶傾之事慷慨仔肩內宗族外師友周恤倍至歸座主仲公永檀之櫬繼世好怡雲鄂公之栗葬故交晚菘居士之四代入棺見義必爲無絲毫顧藉予告後掌教萬松書院生徒來不冠不見曰吾教之以禮也雖篤老而纂思奮筆終日孜孜春秋佳日與鄉里耆英爲五老六逸之會嘯歌湖山薨年八十一所著清語錄十九帙史漢平林訂誤若干卷詩八千餘首子三人

贊曰枚生八歲卽讀公闡墨欽若天人後入館閣先公一科及公侍直禁廷而枚已外用五十年來末由霑接但聞公愛枚文向人口之不置薨後長君奉公遺命具狀乞傳余敢不表章前哲亦以報知己哉客春遇公次子三俊於蘇

州爲枚校詩集指示誤用漢書北史二事想見公趨庭之教所貽謀者遠矣

邛州知州楊君笠湖傳

雍正間西林鄂文端公作蘇州布政使設春風亭招致四方賢俊如沈歸愚華希閔皆以耆舊見重而以十四齡童子與會者惟楊君一人君名潮觀字宏度號笠湖常州無錫人生而沉默寡言秩秩見於面目以乾隆元年舉人歷宰晉豫滇南三省遷知四川簡邛二州再調瀘州年八十終君在官凡三十餘年正署一十六任屢勉額額一以褪躬澤物爲務在文水值五年編審之期歷年徭役不均君親加區別除鰥寡孤獨者千餘人常過杞縣有厄羸男婦百餘焚香跪道旁鄉保指曰此公所活氓也君愕然鄉保曰公不記某年聞賑歸來一案乎大府不准報銷此輩皆公捐俸所活氓也亡何長子掄舉進士而公奉調瀘州年逾七十初志不欲往旋聞瀘大饑道殣相望慨然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卽到官碾穀檢校一切在官閒款分設三粥廠令男婦各隨地坐給籌以起之換票以出之在瀘不滿百日凡活五十九萬七千人笑曰吾事畢矣卽以老乞歸

其孳孳爲善皆此類也然君亦非偏於寬慈者固縣獄訟償與君預示審期立限拘集赴訊者晨到午回民間號楊半升言案結無需再食也瀘州散賑有畝匪率百餘人夜破廠門攫食君追擒之斬爲首者一人衆遂帖然河南布政使蘇崇阿查賑問有濫否曰有有遺否曰有蘇怒厲聲曰又遺又濫何以爲賑君曰口稱無遺濫而心不自信故不敢欺公蘇曰然則汝有可信者乎曰有官無侵吏無蝕是可信也蘇嘉君言之誠慰勞而去君以古賢自期與今之從政者格格不入河南災奉檄辦河料二百萬君頻蹙曰野無青草何能辦料卽牒民疾苦求免俄而有省會來者曰君癡矣此是上游知君杞縣有累故特多其數爲君生財計君不解乃固辭耶君笑曰吾誠不解亦卒不問其作何解也君常自言居官信心而行投艱不辭理繁不亂然往往有未慊者在杞縣回署求賑者麻集有一人裸而攀車隸人逐去次日早出已死深雪中瀘州營兵借穀所送冊漏造防汛者姓名續請而君病竟忘補給以此二事時時抱憾嗚呼今士大夫乘堅策肥知有己而已視民若秦越人之不相關君能仁其民而過後猶

欲然若不足此其行事居心豈凡所及耶性無嗜好惟耽音律愛花竹在邛州得卓文君妝樓舊址構吟風閣數椽吏民上壽者令各種花木一株取古今可觀感事製樂府數十劇付梨園歌舞以落其成七十生辰與夫人重行合巹之儀兒孫捧觴上壽撒帳坐牀號白頭花燭偕老新聞古無有也所著□若干種□若干卷夫人孔氏子掄官太平縣令次子搘歲貢生

贊曰君與余爲總角交性情絕不相似余狂君狷余疎俊君篤誠余厭聞二氏之說而君酷嗜禪學晚年戒律益嚴故議論每多抵牾然君居家聞余至必喜在邛州特寄金三百屬置宅金陵將傍余以終老歿後其子掄以狀乞傳莊子曰仁義之人貴際際者大德不踰之謂也古之人游夏交相譏管晏乃合傳雖異猶同其卽君與余之謂耶

吳縣文學蔡君勉旃傳

乾隆己亥秋余遊洞庭觀荷於消夏灣愛其桑麻鋪紛山幽而水清知必有隱君子家其間弟子徐心梅爲道蔡君涵虛閣可遊遂叩其扉君外出見其子子

範修然自東人風可愛今十有四年矣心梅以狀來曰蔡君業已委化顧其行
義甚高望先生爲傳以永其名余舊史官也闡幽之責其曷敢辭謹按君姓蔡
名璘字勉旃以太學生居洞庭山東蔡里生而醇粹通識懿文遊楚貿遷以其
贏奉高堂恤孤稚常過湘潭見楚人以簷茅構舍多鬱攸之災爲置水龍激射
行火所燬融風頓息鄉人之不能歸墮者爲謀裨窟以掩諸幽尤重諾責敦風
義有友某以千金寄君不立券約亡何其人亡君來其子而歸焉其子愕然不
受曰嘻無此事也安有寄千金而無券者且父並未語兒知君笑曰券在心不
在紙而翁知我故不語郎君知卒與之輦而致之嗟乎人心醇古動稱三代然
而周當極盛時卽有質劑二字載於地官司徒章鄭註以爲今之畫指券也先
生距周二千餘載而行事宅衷乃在黃農虞夏以前猗歟休哉卽其寄金之父
之子亦夐乎其不可尙也已鄉人以此重君凡遇疑難事從從然爭來就決人
指消夏灣爲高陽里云卒年八十有三

論曰君有子勝斐然之志無江左虛勝之風較漢之獨行則行已純比周之逸

民則濟物廣謀所位置其在楚國先賢襄陽耆舊間乎

九江府同知汪君傳

君諱沂字魯濱號少齋世居休寧四都之汪村君生而憎定疑疑自立有踐繩之節初攻擊業念贈公錄貿遷吳閩傑然隻身乃投筆以從凡所料簡操其奇贏駢儉奔赴若魚龍之趨大壑贈公奇之歎曰以汝才移之治民報國不亦善乎援例得九江府同知權臨江府事當是時奉新安義兩縣民爭洲前吏不能決積牒山齊大府檄君辦治君甫往勘姦民虎而冠者糾集千人闖然蜂擁冀以脅君君曰今日往勘未分曲直汝等尙張欲爲亂耶命健役縛渠魁荷校以徇衆陰喝不能聲登時解散君持弓尺親履畝加丈鉏剗窪要爲之區分無黨無偏兩造讐伏德化縣蘆屯屬雜界址不清軍民互控君鉤考欺隱曉以片言案以立定峽江蕭某身亡族人涎產爭繼獄訟數年不決君爲處分安其遺孤大府聞之喜曰非盤錯不顯利器我固知數大事非汪某不辦今果然矣具疏請實授適丁母憂服闋不起有惜君才勸再出者君曰孔子稱惟孝友于兄

第是亦爲政何必腰金紫搖干旌然後以爲光榮哉於是里閈之間修廢舉墜
凡鄉鄰疾苦田畝匱澑悉引爲己任厚村有路爲休歟通衢山溜衝齧砂礫堙
鬱春夏之交行者蹶岌君甃築石隄百餘丈靡金錢千緡工捷且固邦之氓兩
祛高蹶而來者從從然魚貫而行歎曰微汪大夫之功不及此先是臨江屬之
清江有舊隄護田久而陀陵君捐俸修葺匝月告成收皆畝一鍾君生有至性
友愛尤篤諸昆先後凋謝晚年季弟洪又疾篤君在吳聞信馳歸已不及視含
殮悽愴傷懷殮蝶成疾戚誼中有來諉諉者勿輕諾諾則必踐或有過則隱諷
而曲諭之冀其改悔改後相待如初以故環子鑿夫靡不憮然意下論者以爲
東漢獨行傳中人不是過也歿時神明不亂訓兩子如平時教以行仁履禮詢
明日期呼水盥沐而逝年七十有二 覃恩誥授奉政大夫晉階通奉大夫三
世皆贈如君官先娶王氏卒再娶吳氏遙室方氏子三人長曰穀次曰穟早卒
三曰秉孫五人俱觥觥力學秀出班行不愧萬石家風云

舊史氏曰南史有言山林之士能伏而不能出功名之人知進而不知退性各

有所偏也惟宏通碩士能審時度己而出處皆宜汪君槃槃大才治民獲上方
有無窮之聞乃祿養事終適然遠引家居二十餘年章聞揚和感孚遠邇明道
若昧進道若退若而人者真古豪哉

汪存樸先生傳

先生姓汪字衛南號存樸徽州休寧人生而敦敏觥觥束修與俗寡諧亦不立
異謾其儕偶人接之如臨春風事親孝眡意承旨雖一淖糜一滫瀡必手淪以
供當是時尊人上聞公治業毘陵先生隨侍居亡何上聞公還徽道出棠邑以
驟疾亡先生見星奔赴卒不得視貝含柴毀欲絕者屢矣以太夫人在堂強進
溢米家五昆季先生居中自毀齒至髮有二色耦居無猜及雁行相繼歿先生
以爲己戚娶者安之絕者續之幼稚者教督之門以內人亡如未亡也一切主
進錢通諸雜事獨自奉權雖家居能料簡千里外盈虛事圭撮不爽以故所業
日豐推其餘義漿仁粟以次第舉族有宗祠久夥刹矣先生就其基而恢宏之
潤枯給乏由親及疎靡勿周遇金饑木穰之年則散廩米之饋餽平道路之陁

隆購珍貴之藥物拯濟甚廣國之人僉以手加額曰賢哉汪大夫吾曹雖捐頂踵其何以報耶性無他娛惟昨枕圖史手一編寒暑罔間或据書中芳言懿行作家語勗子姪及戚里聞者多感化焉年六十三卒循例得知府銜蒙 覃恩三代皆贈如先生官子二人長穠次和俱好學能文世其家

贊曰古君子褪躬澤物不必仕於朝也若漢之陳仲弓王彥方終身不仕而儂子戾夫聞風胥格豈非以其章志貞教抱殷勤之心哉先生行義與兩賢同未綰銀黃亦與兩賢同然而受 聖朝寵榮晉爵通奉大夫較之古人豈不倜然其又勝耶想彼逢衰世而此逢 聖世故耶

鮑竹溪先生傳

乾隆乙未余過真州同年沈椒園廉使以所撰同老會序示余同老者六老人同庚爲會以聯昆季之歡也會主爲鮑竹溪先生之子余心欽遲之苦孺悲無介末由修士相見禮今歲乙卯矣余小住邗江先生之子志道以先生行狀乞傳余不禁謾然歎訢而起曰有是哉二十年前思見之人不可得見今因交其子得

見其事狀是不見先生猶見先生也奮吾筆以永其人舊史官其奚辭謹按先生諱宜璫號景玉一字竹溪新安棠樾村人世爲望族先生生而醞粹幼習四子書聽人講解憬然夙悟侍母疾窮晝夜不出塾師疑其憚於勤詒知其故乃異目視之亡何生母不祿太公與繼妣在堂家貧甚先生出賣於外歲終必衝風雪歸具甘旨爲堂上歡昆季間辭隆就窳有無通共愉愉如也先生爲人胸無單複諾責必踐見義必爲晚年子志道善經紀家業漸裕先生益得行其志凡有裨於鄉黨戚里者赴之若嗜欲之切於身先是宋元鼎革間族祖宗巖壽孫路遇賊劫父子爭死賊義而兩釋之又有名邦燦者亦以孝稱村故有二坊曰慈孝曰孝子歲久傾夷先生葺治如初里中大母堨畜水溉田亦漸淤圮先生並無升種在焉而亦爲之疏滯宣流歲以大稔常曰爲善最樂安得倣古人置書院以育人才置義田以贍宗族乎易簣諄諄猶訓志道曰兒能繼我志勝椎牛而祭我也志道泣而志之以次第舉行先生卒時年六十五恭人鄭氏未笄來歸值先生未得志時拔釵市穀勤針黹以養尊章媞媞然安行仁義不以